

楔子 它們選擇了主人

喀噠，喀噠……穩定的足音在長廊上迴盪著，一頭銀白色長髮的男人謹慎的觀察四周，開啟了所有保全系統後，在長廊末端停了下來。

似是隱約感受到什麼，他回過頭，看著身後一整條宛如凡爾賽宮風格的藝術走廊，精美的人像雕刻、藝術品，通往店面的小木門，以及木門前那一堆……夜半看起來有點令人不是很舒服的「紀念品」。

男人再三確認後，走進右手邊的房間，將對開門穩穩關上、上鎖。

「交換當鋪」，表面是一間正當經營的當鋪，中國風的建築古色古香；其後卻是十八世紀宮廷般的歐式大廳堂，佔地甚廣，平時是經手一般人的典當交易，但實際上最大的業務，來自於收受「無形物」與天地人三界的典當物。

只要有價值，就算是惡靈的典當物，他們都收！

傳說中，有為數眾多的詛咒物流轉於世界中，奪去無數條人命，見證了某個家族的興衰，也毀掉一個王朝的生靈；不管染上多少血、集結多少怨魂，這些物品仍舊繼續在人類的慾望中轉手再轉手，毀滅再毀滅。

直到詛咒之物不再為人所懼怕，因為它們消失在世界上，變成一個傳說。

但是，有心人還是知道……這些東西被脆弱的人類典當給了這間什麼都收的「交換當鋪」，藏在祕密的倉庫裡加之層層封印，打算讓它們永不見天日。

一抹影子通過了層層紅外線關卡，順利的來到地下室。

這麼珍貴的物品，怎能被鎖在地下室呢？它們應該繼續在人間自在的發揮，給那些安逸太平的人們一些適當的刺激……最好是通通都毀掉。

自大的人類，根本不該擁有這種和樂的日子！

無懼於眼前櫃子上的重重封印與咒語，掛著特殊寶石手鍊的巨大手掌破壞了小小的櫃門，即使手上正被咒語燒灼著，他還是咬著牙取出櫃子裡的盒子——一個個流動著金黃光澤的琥珀盒子裡，裝載著令人膽寒的珍貴物品。

來人拿出了一個袋子，將盒子一一裝入，瞧這殺氣騰騰的刀子、那奢華無比的項鍊，這些詛咒物最好的去處不是躺在安靜的地底倉庫裡，而是該回到人類的手上啊！

這裡的封印很強大，但為了今天他可是做足了準備，這些東西尚且奈何不了他。

感受到琥珀盒裡的躁動，他知道，這些物品無比渴望被人類再度持有。

在未曾驚動任何人、觸及任何禁制的前提下，他翻過了外牆。如果可以，他想將這些東西四處扔棄，任人撿拾，看著人們因自己的慾望而墮落，是多麼令人欣喜若狂的事啊！

但是……

轟——刺耳的煞車聲傳來，一輛腳踏車及時停住，上頭的人差點沒嚇得摔車。

「搞什麼啊！」騎士感覺心臟都要跳出來了，左顧右盼，「喂！誰啊！亂丟東西啊你！」

地上有一個黑色塑膠袋，是突然飛出來的，嚇得他不得不緊急煞車。

「怎麼了？沒事吧？」同條路上的人也跑過來探問。

「沒事，就突然有人亂丟垃圾。」

「這太危險了吧。」路人拾起黑色垃圾袋，就想去找是誰扔的，「喂，哪裡……躲哪裡去了？」

「算了，會惡作劇的人一定早躲起來了。」騎士唸叨著，推著腳踏車往前，「那個東西……」

「啊，我拿去丟掉好了，前面就有垃圾桶。」路人掂了掂袋子的重量，滿輕的。

「不然放在路上，等等又害別人摔車就麻煩了。」

「謝啦！」騎士說著，踩著腳踏車就走了。

路人晃著垃圾袋朝一旁的垃圾桶走去，要扔進去的時候，突然隱約看見袋子裡……彷彿在發光？

咦？路人把袋子擋在垃圾桶上方，好奇的拆開打結處。這什麼啊？

「欸……」路人拿起泛著光的琥珀盒子，驚奇的上下翻看。

詛咒物，是會自己選擇人的。

隱蔽處一雙猩紅之眼泛著光芒，轉身沒入黑暗之中——那袋已經選擇了它們想要的「主人」，他亦無能為力了。

路人把玩著盒子，這盒子看起來很詭異，居然還有像血指紋的東西蓋在上頭。路人試著扳開盒子，喀喳一聲，沒想到竟然如此輕易。

又期待又怕受傷害的緩緩開啟，耀眼的光芒彷彿瞬間照亮了夜幕……

「哇……」

## 第一章 潘朵拉盒子的顏色

深夜十二點多，深藍色房車在寂靜的道路上規矩的行駛著，駕駛留意著速度與照後鏡，有時開車不是自己小心就成，怕的是醉酒夜歸還開車的人們。

手機架上的鈴聲響起，來電的果然是憂心的家人。

「哈囉，我在回家的路上了。」男人輕鬆的說著，「再十五分鐘就到。」

「好晚了呢，小心點啊！」妻子溫柔但帶著倦意的聲音傳來，「孩子們等不了，已經睡了。」

「沒辦法，工作做不完啊。你累了就先睡吧，我等等就到家。」男人溫和的說著，隨即便掛斷了電話。

眼前一個大弧度左轉，他小心的轉動方向盤，卻赫然看見一個人站在路中央！

軋——緊急踩了煞車，男人此時無比慶幸自己沒有開得太快。

車子是及時停下了，但當他定神一瞧時，車前卻沒有人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他目光四處梭巡，只發現附近杳無人煙。

男人憂心自己停在這轉彎處等等不小心被追撞，再次確認四周後決定倒車一段，改從右邊的車道往前，這樣也可以避免萬一對方倒在地上，他不小心碾過的窘境。深更半夜他自然是不敢貿然下車的，現在不只碰瓷有危險，更怕假借車禍之名行搶劫之實；車子繞開，地上也沒有躺任何人，他遲疑的踩著油門，自己明明沒喝酒啊，難道是疲勞駕駛眼花了嗎？

但是他剛剛真的切切實實看到一個人站在路中央，還轉過臉來看他啊。

「你在我嗎？」

車內的照後鏡裡，突然閃現了一抹影子！

「哇！」男人嚇得手差點鬆開方向盤，左腳立刻踩下煞……煞……他腳動不了！

相對地，打算鬆開油門的右腳卻完全不聽使喚，被一股力量往下壓去，加速往前。

「不不不——」男人恐慌不已，拚了命也無法抗拒雙腳上的力量。

這種速度會出事的！他必須好好控制方向盤……突然，一雙手從位子背後繞了過來，冰冷的覆在他的雙手上。

男人僵直著身子，看著那發黑且滿是見骨傷口的手，輕鬆操控著他的方向盤。

他不敢回頭，腦袋一片空白，悄悄的抬頭往照後鏡看去，一個沒有幾縷頭髮，但頭破血流的男子，幾乎貼在他的耳鬢邊。

這是夢！這一定是在作夢！男人嚇得低下頭，卻看見下方那窄小的空間裡，塞了一個全身畸形扭曲的人，單膝就跪在他的右腳上；而在車門與他腿部的空隙中，硬鑽出來另一個女人，她正握著他的左腿，制止他踩下煞車。

「南無阿彌陀佛！」男人嚇得直唸佛號，為什麼他會遭遇這種事？他沒惹到誰啊！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

「事到如今唸這個太慢了。」聲音來自右耳。「你要感謝我們提早讓你走，否則未來才是折磨呢。」

「這是夢，是在作夢……」男子用力甩頭，喃喃自語，「醒來就沒事了，醒來就沒事了。」

緊握住方向盤，男人索性想讓自己往旁邊的車窗撞上去，希望這樣能醒過來——但大燈閃爍的前方，驀地出現了一對正要過馬路的母子。

但他正闖紅燈！

不不不——

「嘻嘻嘻！」右腳邊那扭曲的人壓著他的腳，將油門一踩到底，「Party 開始了！哈哈哈……」

「趴踢趴踢……」

無論男人多麼費勁的想轉動方向盤，箝制住他的那隻手就是逼得他直接朝著那對母子衝過去，他連示警的喇叭都無法按，雙手被釘牢般黏在方向盤上——為什麼？

欲過馬路的母子早就留意到遠方某台車速過快的車子，嚇得不敢貿進，才走兩步就縮回了腳，甚至帶著孩子踩上了安全島。

但那車頭一轉，竟還是直接衝了過來——砰！

撞擊聲震天價響，車頭扭曲的撞上安全島上的燈柱，那原本該站著的小孩已在輪下，母親僅存著上半身癱在車前蓋上；車內爆開的安全氣囊看不見男子，但白色氣囊已經被鮮血染得通紅。

附近路人嚇得急忙報警，其餘車子紛紛停下察看。

沒有人看見車頂上手舞足蹈的扭曲亡者，他們或斷手斷腳，或攔腰破碎、或頭顱凹陷，怎麼看都是車禍的輪下之靈。

「災禍降臨了……」只有一隻腳的扭曲靈魂喜不自勝的抬首看著天空，像是要盛接著什麼似的，「人類的災難開始了！」

只有他們看得見，那滿天如星芒的燦爛正點點閃耀，悄悄的散落世界。

道場上的男人們正揮汗如雨，拿著盲人杖的女孩輕鬆走下樓梯，耳邊便傳來陣陣的搏鬥聲。

「嘖嘖嘖，這種天吃冰好嗎？」瀏海長到都看不見眼睛的男子拖著步伐走來。

「整夜沒睡的人沒資格說我吧。」咬了一口冰棒，看著眼前散發深藍色澤的男子，女孩淺淺一笑，「你是幾天沒睡了？磁場減弱了說。」

說時，她伸手繞著男人身體輪廓外圍，在她眼裡的男人就是一堆像細燈管圈成的輪廓線，每個人有其專屬的色澤與光芒，她稱之為「價值」。

「去哪找的冰棒？」冰山皺眉，「怎麼都沒人跟我說有冰？」

「要不是姑姑派工作給你，你這個連房間都不出的阿宅，怎麼會知道哪邊有冰哪邊有點心？」女孩今天紮了個葫蘆辮，顯得異常可愛。

「妳喔……」男子很認真的打量著她，「還是那時看不見又癱在床上比較可一哇！」

餘音未落，女孩拿著手杖掃去，雖然身為萬年阿宅，但冰山還是及時展現柔軟的下腰技巧，硬是閃過了她的第一波攻勢。

遺憾的是也只限於第一波。

在他來不及挺直腰桿之際，女孩已經將手杖往上扔，讓手杖自她虎口向上，收至一半瞬成短棍，不客氣的將尾端的手杖保護墊朝冰山戳下去！

「唉唷……哎哎——」冰山踉蹌後直接倒地，還很誇張的自己加滾動戲分，「好殘忍啊，好痛喔，我昨天一整晚沒睡耶……」

哀鳴聲與噠噠聲同時響起，女孩壓根兒沒理他，逕自往道場的方向走去。

冰山睜開一隻眼偷瞄，但哪還見得著女孩身影，他沒好氣的坐起身，無趣的摸摸鼻子。

「你是怎樣？」一個瘦削的男人從他後方走來，「想測試老大的身手也不是這種方式吧？」

「測個頭啦，我說真的，她現在比明眼人還厲害吧？」冰山一骨碌跳了起來，在自己身體周圍繞著圈，「我看你磁場弱了說。」

「哈哈哈哈！」烈火朗聲大笑起來，「以前老大還是明眼人時就已經具有慧眼了，本來就不一般，現在雖然眼盲但心不盲，看得更透澈了。你喔，小心一點！」

「小心什麼？我出門就會損血，磁場才會變弱好嗎。」冰山咕噥著。

「別忘了老大看見的是人的價值。」烈火從容的往樓上走去，「她用磁場不過是好聽一點。」

換句話說就是——冰山，你「價值」變低了唷！

「怎麼可能！我是世界知名的駭客……烈火，你該不會是要上樓去睡覺了吧？」

冰山立刻追上前去，「拜託，現在才早上十點，你這個二十四小時都在睡覺的人是比我強到哪邊去啦！」

一有機會總是抬槓個沒完，這就是他們當鋪的日常。

「交換當鋪」有別於一般當鋪，生意遍及三界，但凡具有價值的物品都收，無論有形物或是無形物，小到一只耳環，大到一份「友誼」，萬物皆可當！

而且對象不限人類，人鬼妖魔精怪的生意全都做。

儘管外頭再怎麼嘈雜，也無法影響道場上正在鍛鍊的兩個人。

身材極度精實壯碩的男人紮著一頭俐落的銀白色長髮，出手凌厲，幾招便讓身為對手的男孩難以招架，總是三招內就會中一招，但不管失敗幾次，男孩永遠是越挫越勇，不喊疼不氣餒，失敗了再站起來，迎向下一波攻勢。

倚在道場門口的閻蘿吃著冰，看著道場裡的一切，在她眼裡，室內建築以隱含著紅褐色的光芒構置而成，「交換當鋪」連建築物都很值錢，所以她能清楚看見屋內構造，而場上的兩個人更是光芒四射。

八風哥哥過去是特殊部隊的人，其價值不在話下，那銀光帶血的光芒是她從小就心馳神往的；但是……那個現在正被一腳踹落地，立刻又爬起來的男孩卻一點都不遑多讓。

初一的光芒一直在增強，他是個極有價值的男人，而且還一直在升值。

「呃啊！」八風毫不客氣的一記後踢踹飛初一，他順勢撞跌落地後又翻了好幾圈，直到道場的另一端。

儘管可以感受到初一應該被揍得很疼，但在道場裡誰都不能插手八風哥哥的教導，閻蘿只能靜靜地站在一旁，等待哥哥喊停。

「起來。」八風的聲音低沉冷靜，「你重新站起的時間，已經足夠敵人攻擊你了。」

「唔……」初一咬著牙，撫著疼痛的腹部掙扎起身，他連站起來都得使盡全身力氣。

「再者，」八風眼尾朝右邊門外的閻蘿瞥了一眼，「你這磨菇的時間，閻蘿已經被殺了。」

閻蘿！

初一腦子裡不由得憶起之前遭遇的危險，在危急之際，只有平時鍛鍊有素的時作能行動，及時對閻蘿出手相救，而他卻是痛得癱在地上動彈不得。

那種無助與無力感，他絕不想再嘗試一次！

旁觀的閻蘿很想回話——她才沒這麼弱呢，雖然眼睛全瞎，但是現在的她已經將與生俱來的「慧眼」運用得淋漓盡致，盲人也能見得清清楚楚。

當年能成為「交換當鋪」的下任接班人，關鍵在她「獨具慧眼」，這可不是象徵性的成語，而是她真的能看出各項物品的真實價值，這正是當鋪裡最需要的能力！交換當鋪傳女不傳男，打小就被姑姑閻牡丹帶在身邊學習，為未來的繼承做準備，物品價值的評估她自然得心應手，至於做生意嘛……那可完全比不上姑姑了。

經營一間當鋪不是看看東西的價值，低買收進就好，能與三界牛鬼蛇神交際才是

常人無法輕易做到的。偏偏她是個連基本人際……對，跟人類關係都搞不定的人，更別說妖呀魔啊地獄那票簡直屬於燙手山芋……而且還是放在十八層煉獄烤的那種山芋。

當然，她有虛心學習了，正是因為在學習，才能知道姑姑把「交換當鋪」的業務拓展到三界有多不容易，那種各界都買她的帳的人情，天曉得她付出了多少努力。就像現在，有百分之八十的非人界客戶，還是只找姑姑完全不鳥她！

遠遠地，傳來暗門開關的聲音，閻蘿即刻回身，朝著反方向的走廊步去，在穿著牡丹旗袍的婀娜女子走進全以琥珀裝飾的琥珀廳前，閻蘿已經先到了。

「唉。」閻牡丹一走進就嘆息，「妳冰不要滴到地毯上。」

「找八風哥哥嗎？」閻蘿趕緊以嘴承接真的快滴下來的冰棒。「他還在跟初一對打。」

「烈火呢？綠林不在就已經少一個人手，他還裝死？我都快忙死了。」閻牡丹執起琉璃桌上的水壺，為自己斟滿一杯水，「我得把門關上暫停營業才能脫身！」

「綠林哥哥這次出差要多久啊？好一陣子不見他了耶。」綠林是當鋪的財務，既聰明能力又強，少他一個絕對差非、常、多。

「短期不會回來，我還順便放他假了。」閻牡丹開始後悔這個選擇，「天曉得最近生意會好成這樣！」

「為什麼會這樣啊？」閻蘿走近了姑姑，「有什麼我能做的嗎？」

閻牡丹一口氣灌完一整杯水，笑看著她，「我絕對相信妳的能力，但我希望妳把精力用在如何徹底開發慧眼上面。」

閻蘿頓時梗住，無奈的重重嘆了口氣，「姑姑，我已經很努力很努力了，但我就知道一一」

「別急啊！」閻牡丹趕緊搭上她的肩頭，溫暖的拍拍，「沒人逼妳趕進度啊！這種事急不得的，只是遺憾我們幫不上忙，只是希望妳盡可能的多看多接觸外面一一復學的事準備得如何了？」

閻蘿無奈的點點頭，「還好。」

她點字仍在學習中，但由於根本「看得見」，所以閻牡丹決定讓她復學，大學生的年紀本就不該關在家裡；對外而言她是盲人，那無所謂，只要她行動自如就好，距離意外發生已過一年，學校沒多少人記得她，應該不再醒目。

臉上的疤漸淡，上妝便能遮去大半，被爆炸毀掉的雙眼不會再復原，但因為失明而心無旁騖後，反而讓她的「慧眼」看得更明白；繼上一次尋回藍鬍子的鑰匙之後，更發現到她連鬼都能瞧見了。

是啊，世上萬物都有個價，鬼神亦是。

這雙看得見價值的雙眼，也因此能看見世上所有的一切，馬路上的物品、行走的人們、建物、車子，只是偶爾還是會有全黑的盲點，以及閻蘿自己無法清楚分辨人與非人的差異。

因為在她眼裡，世界是黑色的巨大板畫，在上頭的所有事物像是用燈管繞成的形狀，每個人有不同的顏色、亮度也不同，亮度代表著價值高低，而顏色呢是分

類，這部分閻蘿還在努力中。

她漸漸能抓個大概，顏色代表那個人的性質，可顏色是會變的，這令她有些難以捉摸……如果她能只看見本質那該有多好。

「我吃點東西補充體力，跟八風說他訓練結束後就到前面來幫我。」閻牡丹扭扭頸子，「當鋪生意好並非不是好事，但我還得查一下發生了什麼事……」

「好……」閻蘿看著姑姑經過她身邊，「啊，對了，姑姑，外面似乎相當躁動。」閻牡丹回首，「什麼？」

「妳知道我還不太會區分，但我可以從內容去判斷是不是人……外頭晃盪的亡靈們非常不安分。」她冷靜的說著，「我甚至也聽見了保險櫃裡的絮語。」

在燈管組成的世界中，閻蘿無法瞧見閻牡丹刷白的臉色，但是她可以看見姑姑略做深呼吸的緊繃。

如果連放置典當物的保險櫃也有騷動，那可一點都不是好事情。

「我知道了，謝謝。」閻牡丹旋即揚起一個勉強擠出的笑容，「有再發現什麼，隨時跟我說——但還是要以課業為重。」

「嗯哼。」這回應顯得有些隨便。

她明白提這事只是讓姑姑心情更加沉重而已，可她最近聽見保險櫃裡的聲音越來浮躁，這讓她相當不安。

深埋在地下的保險櫃，鎖著罕見的典當物，染滿了鮮血的物品本就附有化不開的怨靈，但整個「交換當鋪」的封印結界相當強大，保險櫃裡更是嚴密，平時根本不可能聽見什麼……但最近，她甚至幾度聽見了有東西在裡頭來回撞擊，彷彿試圖衝破保險櫃的感覺。

如果「交換當鋪」裡危險典當物真的盡數衝破，那後果絕對不堪設想，就憑他們幾個，根本不可能鎮得住它們。

而外頭的亡靈們卻處在一種興奮中，一種世界快要大亂的欣喜若狂裡。

聽著姑姑上樓，一定是去補充食物熱量了，她把吃完的冰棒棍丟棄後，將手洗淨，算算時間也差不多該輪到她上課了吧。

踅回道場，初一果然灑在地上喘息，八風端正的盤坐在地上，調節著呼吸的休息。

「還活著嗎你？」閻蘿調侃著，已舉起手杖，不讓手杖接觸榻榻米。

「呼呼……呼……」初一上氣不接下氣，都快說不出話來了。

好整以暇的將手杖擱在地上角落，下意識的左顧右盼，「時仵是不是有些日子沒來了？」

「……生病……」初一好不容易能開口，「他媽媽……的狀況很不樂觀。」

「嗯。」閻蘿沒敢問時仵太多事，連他母親的照片她都不願看，因為不必慧眼大家也該知道，癌症轉移兩次後，時仵的母親狀況已經不佳。

應該要去看他的，但是她不願見到他母親，因為萬一看出什麼，該不該跟時仵說呢？

「閻蘿。」

冷硬的聲音響起，閻蘿立即深吸了一口氣，準備好後回身，準確的走向了八風。

「八風哥哥，姑姑說前面忙得要死，你告一段落後得去前頭幫她。」她把該交代的先說在前頭。

八風擰眉，「最近真的不太對勁，來典當物品的人太多了。」

「都典當些什麼？大環境這麼糟嗎？」這些天看新聞，她覺得並沒什麼大事情啊。

「大家都想要在身邊多放現金吧，連生活過得去的人也很緊張，應該說每個人都處在不安之中。」八風搖了搖頭，「也有人想換黃金，不過當家的說了，黃金一個都不許當。」

「畢竟那是最有價值也最能流通的世界貨幣。」閻蘿勾起微笑，即使在戰爭中，黃金都比鑽石來得有用，真正的保值啊！

八風看著臉上帶著淡淡傷疤，一雙眼皮有著可怕傷痕的女孩，眼神突然轉為銳利——「小心了！」

八風迅速出招，招招都遠比對初一時還要凌厲，坐在地上的初一嚇得不輕，他知道閻蘿從小就是在幾位哥哥的調教下長大，但好歹她是個盲人啊，慧眼瞧得見也不過是這幾個月的事，八風大哥出招怎麼如此狠？

但不管八風出招如何快，閻蘿卻也都能避開甚至化解，儘管大部分都只是閃躲的分，可能一根頭髮都不被碰到就已經很強了，更別說她今天還紮了個雙馬尾葫蘆辮啊！

啪！冷不防一甩頭，八風尚來不及抓她的辮子當弱點，就被她甩了一臉疼。

「我說過不要曝露弱點吧？」八風撫了撫臉。

「前提是——它得是弱點。」瞅著八風又出手，即將抓住她的辮子，閻蘿一伏身再度閃離，頭也不回的左腳就往後踢。

只見八風退後一大步，準確抓住她踢過來的腳踝，直接向右一拗。

「哇！」閻蘿被迫向右邊甩動身子避免腳被扭斷，原本想收回腳扭轉頹勢，但八風看起來不想陪她繼續耗，驟地抓穩她的腳當支點，朝著初一的方向扔過去。

「哇啊——」

大叫的不是閻蘿，而是來不及閃的初一，他瞪大雙眼看著朝自己撲過來的閻蘿——帥氣的先在地上翻了個滾，穩穩地單膝跪地，滑停在他面前，就差十分公分的驚險距離。

初一瞠目結舌的望著她。

「叫這麼大聲幹麼？」閻蘿嘆噓的笑了起來，「該叫的應該是我吧？」

唔……初一完全無法反駁，瞬間漲紅了臉。

瞧不見他臉紅的傢伙當然也沒發現他羞得巴不得鑽地洞，不再調侃他的站起身，活動活動筋骨。

「還行嗎？有哪裡不OK？」八風走了過來，檢視著她的四肢。

畢竟在瞎掉之後有好一段時間，閻蘿是處在自暴自棄的狀態，廢在床上導致肌肉萎縮，是後來才開始復健的。

「很好，八風哥哥，我沒事的。」閻蘿自信的昂起頭，「我現在是強度肌肉訓練，可比過去更努力呢！」

「很好，但別勉強了。」八風忍不住讚許，那個總是跟在後頭的小女孩，終究是長大了。

經過這麼多的磨難，也更加成熟了……一點點。

「快去吧，姑姑在等你。」閻蘿推著他，「我們生意爆棚了！」

「這可不一定是好事——」八風才轉身又折返，「最後一樣典當物，千萬別忘了。」一提到遺失的典當物，氣氛立刻變得凝滯，連閻蘿才掛上嘴角笑容都不得不斂起。  
「我明白。」

被小偷偷走的闔黑典當物已經一一收回，最麻煩的幾樣，在她歷經各種災難劫數與傷痛，也都重新封印回到倉庫中，只剩下最後一個——赫赫有名的「潘朵拉的盒子」，也是最棘手的一個。

咚，水杯重重放在桌面，光聽聲音就能知曉閻蘿滿心煩悶。

「我要怎麼去找盒子？世界上這麼多人，從何找起？」她不爽的緊抿著唇，就算她今天站在車站一整天，那也要剛好持有者經過車站才有戲啊！

「那些典當物不是都會挑選人嗎？那麼應該就有跡可循。」初一提出了意見，「想想前幾個典當物，不都是……」

「繞在我身邊？」閻蘿沒好氣的接口，「那是因為我剛好看見，否則我們根本不知道誰會擁有，而且起初都是因為——」

兩個人同時一怔，初一倒抽一口氣，「屍體！對，都是從命案開始！」

「對啊！闔黑典當物都是會做亂的，它們幾乎皆以鮮血餵養——」閻蘿趕緊拿起餐桌上的遙控器，「最近的新聞我都被麻痺了，每天全是意外車禍生病的，我後來就懶得看了。」

初一主動接過遙控器，轉到電視新聞台，閻蘿說得沒錯，最近的新聞就是那些舊事一再發生，酒駕、車禍、隨機殺人、情殺、恐怖情人，還有流感盛行……看了一陣子什麼都「瞧」不見，自然心灰意冷。

「流行性感冒今天又造成兩起死亡案件，原本以為好發於六歲以下孩童，但這次的死者卻是三十餘歲的壯年人。」第一則新聞，就是在報導最近的流行性感冒，  
「這波流感來勢洶洶，連已經注射過疫苗的人，也一樣有可能會感染，甚至更加嚴重，所以醫生們均嚴陣以待……」

「最近感冒好嚴重啊……」初一凝重的看著新聞，「妳也要多注意身體。」

「嗯，不是小孩子的流感嗎？」閻蘿有點不耐煩的想轉別台，「這台看起來也一樣，都是平淡無奇的色調。」

「打了疫苗也無效，現在還有大人死亡了，可別輕忽大意。」初一下意識朝天花板望去，「我覺得烈火哥跟冰山哥這兩個生活不正常的也要注意。」

「嗯哼。」閻蘿明顯沒在聽，專注的看著電視螢幕。

隔壁台報導的是因吃醋而引發的殺機，還放火燒了一整棟樓。

「時乍前兩天說，他媽媽好像也得了感冒。」初一突然想起，「該不會是中流感

吧？」

「身體這麼虛，如果又得流感的話……」閻蘿只能嘆氣，遙控器再轉下一台。

「流感盛行，今天國內病毒學家出面表示，絕對不能小覷病毒的變種……」

初一拿起手機傳訊息給時仵，新聞裡是記者在採訪一位病毒學家胡孺誠，他嚴肅的告誡大眾這次病毒不同以往，普通口罩無法預防，基本上起請大家盡量不要離開室內。

接著鏡頭轉到另一個人身上，是個戴著口罩的醫生，身上卻泛著不尋常的光。

嗯？閻蘿突的坐直。

「胡孺誠嗎？呵，我覺得他太緊張了，這幾年病毒總是一直在變種，但仍是在我們的掌握中。」鄭揚銘醫生振振有詞。「該怎麼在它變種得太過分前遏阻一切，我們醫學界正在努力，還請大家不要太過緊張。」

「這個鄭醫生是權威，幾年前的流感疫苗就是他發明的。」初一當然知道鄭揚銘，現在的當紅醫生。「這次大家也都很寄望他。」

「你真的相信我們能趕得上病毒變種的速度嗎？」閻蘿托著腮問。

「我必須相信，我們都不希望病毒變成人類無法抵抗的超強病毒吧？」初一嚴肅的蹙眉，「我還是希望有正常生活的。」

「嗯……」閻蘿應著，但若有所思。

「有在為救人而努力的人，但也有持續在破壞的人；鏡頭來到唯恐天下不亂的清洗組織，為首的戴法昇教授，今天仍舊帶領著他的信徒在市中心舉牌抗議。」記者的立場明顯不中立，對被報導者心存不滿。

鏡頭上是一群舉著熱血標語的人們，他們套著全白的斗篷，老實說相當像三K黨的造型，牌子上赫然寫著「物競天擇」、「人類是地球的癌症」、「回歸自然」等等詭異的標語。

「停止治療！物競天擇！」帶頭的男人高舉口號，後頭的成員一人一句的跟著他喊。

「我們要讓一切回歸自然，疾病與天候就是大自然的淘汰機制——」戴法昇拿著大聲公疾呼，「地球想要復原，人類就不該存在！」

閻蘿定神看著螢幕裡的男人，她其實無法看清楚螢幕裡的細節，但那個男人切切實實發著光；從剛剛開始，病毒學家、鄭醫生，跟這位戴教授都是極具價值的人。

「這個是誰？」她好奇的指向電視。

「喔，一個狂人，其實之前是很有名的教授，而且是環保人士，他最近成立一個組織，叫世界淨化社。」曝光率異常高的傢伙，「他們認為最近的流感、社會案件與暴動，都是因為世界正在進行淨化，人們應該要順其自然。」

「某方面而言好像也沒有錯……」閻蘿是支持這個言論的，「剛剛說的對啊，人類是地球的腫瘤，瞧我們破壞大自然的速度，很合理呀！」

「是啊，我們的確是不斷在毀壞地球，但是……戴教授他們裡面有人主張人類該滅亡，所以上個月還有人到處放火，高喊物競天擇。」初一對這個組織一點好感都沒有，「說不該死的就會活下來，最後倖存者身上卻有百分之三十五的燒傷面

積，未來的痛苦復健期很漫長。」

「但他們不在乎吧，他們定會說那是命。」在閻蘿成長的環境裡，這類人多到數不清。

即使只是來當鋪典當東西，她也能看見許多自私的人，只想著自己要的，而不在意他人的感受或傷亡。

「對，因為放火的人也自焚了，他說他不願意成為傷害地球的一分子，寧願先被淘汰，戴教授還稱那個人為聖人。」初一緊握拳頭，真的很想揍人，「他燒死了十六個人耶！」

「跟腦洞大開的人很難溝通的，他們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裡。」閻蘿略皺眉，「燒死十六個人？這麼大的新聞我怎麼沒注意到？」

「嗯……可能因為那時還有個無差別殺人案，」初一有點驚訝，「這件事妳總知道吧？有個男人跑進一間咖啡裡殺了八個人？」

閻蘿略張大嘴，顯得相當吃驚。

她不知道。

這些日子他們吃飯時沒聊過這個，她的確也不太注意新聞，因為新聞報來報去都是這些，仇殺、嫉妒，或一點芝麻綠豆大的事就要砍對方全家之類的，她以為是重複報導，並不是什麼值得稀奇的事。

「我記得最大的案子是……情殺案，有個男人離婚後不滿妻子另結新歡，結果跑去砍死新男友全家、也砍了前妻全家，但最後只是誤會，他以為的男友只是同事。」閻蘿翻出她印象最深也最扯的案子，「我當時反覆看過那則新聞，一點兒亮點都沒有，也沒有出現任何特殊光芒。」

那件案子初一也記得，因為那個同事起無辜的，而前妻的確有男友，卻是另外一個人，殺人犯被抓後毫無悔意，還說殺錯就殺錯了，不然要他怎麼樣？

而且如果放他出來，他還會繼續殺。

「閻蘿，潘朵拉的盒子……那個典當物是貨真價實的『潘朵拉的盒子』嗎？」

「對，就是傳說中那個潘朵拉的盒子。」閻蘿嘴角自豪的一揚，「大家都認為是傳說故事，但這個盒子是確實存在的，當初——」

「裡面裝的是什麼？」初一突然打斷她。

閻蘿一怔，「普遍版是災禍、死亡、戰爭、疾病、憂傷、幸福、友情、愛情……可能也有嫉妒這些負面的玩意兒？」

初一緩緩站了起身，「那些……是不是跟最近發生的新聞案件很類似？無論人為還是自然，都是災禍？」

「不……不對！我沒有看到任何價值！沒有一個屬於典當物的特殊光芒！」閻蘿搖了搖頭，「全都是褪色的紅棕色光芒，更沒有詭異不尋常的屍體，全部是千篇一律的顏色……」

千篇一律？閻蘿突然愣住了一—為什麼會千篇一律？

她倏地瞪向正前方的新聞畫面，也是一樣的紅棕色，一樣的……

「為什麼會是一樣的顏色？」初一緊張的握住她的手，「如果——這就是潘朵拉

盒子的顏色呢？」

該死！閻蘿緊握雙拳——她被騙了！

## 第二章 地鐵站驚魂

手杖突地打橫，擋在初一的面前，站在長廊上的男孩愣住，心急的他有些錯愕。他們站在如皇室宮殿風格的長廊上，兩旁全是雕刻作品、還有許多精緻的雕像，彷彿置身於法國皇宮，這便是「交換當鋪」那古色古香店面的後方。

平時穿著旗袍的大當家閻牡丹其實喜愛歐風建物，小小的店面只是為了符合「當鋪」感。當鋪裡有扇木製小密門，密門後便是媲美凡爾賽宮的藝術長廊，走到盡頭右方便有富麗堂皇的翡翠廳、水晶廳、琥珀廳，廳室裡還另有密門密室，甚至包括滿室滿牆藏書豐富的圖書館，以及放著特殊典當物的地下室倉庫。

發現狀況不對的閻蘿打算立即與初一出門，並告訴閻牡丹關於「潘朵拉盒子」恐怕早就肆虐的消息，他們要從長廊穿過木門前往店鋪，閻蘿卻在這時突然制止了初一。

「怎麼了嗎？我沒看到黃帶子啊！」初一仔細看著木門，一般如果店內有狀況，掛上黃帶子便是禁止通行，但現在並沒有這個提醒。

「我聽見聲音，不太對勁。」閻蘿仔細豎耳傾聽，她不只聽得見有人在對話，還聽得見對話內容。

初一不解的站在原地，當鋪有客人也是司空見慣，他跟時乍也不是沒這樣穿到店鋪去過……既然沒繫上黃帶子，就表示是可以走的不是嗎？

環顧四周，不管來「交換當鋪」幾次，他實在無法真心喜歡這條走廊，什麼皇室宮殿風格的廊道……閻牡丹的品味那是沒話說，許多藝術品分列兩旁，但是厚……靠近木門那段的東西怎麼看都令人感覺不舒服。

前頭某區段走廊兩旁堆滿了特別擺飾，全是閻蘿那對環遊世界的雙親寄給她的「紀念品」，從中古世紀的各式刑具到木乃伊、鐵處女、盔甲武士，甚至還包括擬真斷頭台應有盡有，只能說她父母對紀念品的定義與一般人不太一樣。

初一皺著眉看著詭異的盔甲武士，每次都會腦補裡面有雙眼正盯著他，還有吊在半空中那個讓人發毛的木乃伊……嗚，這品味叫人難以苟同！

「對話不正常，不是人類。」閻蘿嘴上這麼說，卻還是往前走，「你走我後面，放輕腳步——不要碰到我的小伊。」

初一向左閃躲倒吊在半空中的木乃伊，那是貨真價實的屍體……到底誰會取這麼可愛的名字啦，還小伊咧？他聽冰山哥說，那具木乃伊原本是躺在棺材裡的，閻蘿說想讓他出來透透氣，於是就吊上天花板了。

這造景真是令人不忍卒睹！

還沒靠近木門就聽見開門聲了，銀白色長髮的男人彎進入，瞧見他們時有一絲驚訝與不悅。

「我不是掛上……」他反手關上木門時，動作突然頓住。

他繫上的黃帶子呢？

「客人是誰？」閻蘿從容的問：「我知道不是人類，沒敢貿然出去。」

「嗯……重點是他們不喜歡妳。」八風回得也直白，彎身拾起落在地上的黃帶子，「幸好妳現在聽得清，不然出去就麻煩了。」

「我有重要的事要跟姑姑說。」閻蘿也不拖拉，直接上前向八風交代了一遍——關於那總是散發著相同價值的畫面，恐怕都跟潘朵拉的盒子有關。

八風面無表情的聽著，略點了點頭，「所以呢？你們現在要出門找潘朵拉的盒子嗎？」

「怎麼找啊？」初一無力的嘆口氣，「之前有線索是因為閻蘿能瞧見不尋常，而且總還有些特殊案子發生，但這次屍體多到成山，卻沒有哪個比較奇特，完全沒有頭緒。」

「這些典當物都很聰明嘛，彷彿知道我看得見似的，一再的掩飾光芒，從上一把鑰匙開始最明確。」閻蘿緊握著手杖，「我會試著先找幾個方向，其他的事我交代冰山哥哥了，就算一時找不到，也總比關在當鋪裡強。」

「行，從後門出去吧，我會跟當家的說。」八風不忘溫柔交代，「小心點。」

「放心好了，我現在可以自己保護自己了。」閻蘿驕傲的昂起頭，哥哥經過剛剛的驗收還不明白嗎？

初一聽了有點不是滋味，一個盲人比他還厲害，他究竟要到何時才能保護閻蘿呢？

「對了，外面是誰啊？」才轉身，閻蘿又禁不住好奇的問：「你知道討厭我的人很多。」

「真有臉說。」八風嘆氣，交際手腕差一直是閻蘿無法繼承「交換當鋪」的最大因素，「都是些精怪，喜歡吸取人類生命力的那種。」

什麼？初一怎麼聽都覺得不對勁，吸取人的生命力是什麼鬼啊？

「噢……」閻蘿聳了聳肩，「沒關係，我也不喜歡他們！」

「閻、蘿——」八風厲聲警告，身為生意人，不該有明確喜好。

好啦好啦！閻蘿敷衍的擺擺手，半推著初一回身，他們還是快點出門的好。茫茫人海中很難發現被偷走的閻黑典當物，但的確該去繞繞，閻蘿已經委託駭客冰山統整出治安敗壞的起點，蒐集近來發生的案件，並且加以分類，針對潘朵拉盒子裡的：災禍、死亡、戰爭、疾病、憂傷、幸福、友情、愛情。

她要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，擁有盒子的人知道自己打開了什麼嗎？

現階段流感就是個重點，不但相當嚴重更出現了高致死率，電視上的權威醫生與病毒學家都有著獨特光芒，她想去試著找找看。

只是在此之前，同學傳來了一個驚人的訊息——時作休學了。

「我不懂為什麼他一個字都沒提？」初一心裡不太高興，「這幾天聊天還是很正常在講幹話。」

「時作從來不會抱怨家裡的事給我們聽不是嗎？」閻蘿倒是從容，她端坐在公車的博愛座上，盲人的好處之一。

「休學不是小事，要不是顧顏蓉剛好在系上處理名單，我們要到開學才發現他沒來上課。」初一依然氣忿難平。「只剩一學期就要畢業了耶！」

閻蘿只是淺笑，他們感情真的很好呢，她當然能體會那種好兄弟有大事卻沒告知的心情，他們當鋪裡也差不多，平常吵架鬥嘴個沒完，遇到事情時還是會展現深厚的情誼……嗯，只是展現的方式因人而異罷了。

「就算你提前知道了，也無法做些什麼吧？或許這就是時仔不想說的主因。」閻蘿只能就她所瞭解的時仔去揣測，「不過我話說在前頭，等等去醫院，我不會接近病房喔。」

換言之，她不會主動去探視時仔的母親。

「我懂。」初一明白她的難處。

「我去找醫生打聽一下那個鄭醫生，說不定他們醫學界有些管道可以讓我們輕鬆見到他。」閻蘿當然知道「交換當鋪」人脈超廣，但當鋪最近忙成這樣，她暫時不想讓姑姑再增加工作量。

醫院到站，閻蘿婉拒了初一的幫忙，比正常人還自在的下了車，車上眾人莫不側目，那女孩動作跟普通人相差無幾哩。

站在醫院門口時，閻蘿不由得重重嘆了口氣，「唉……」

她眼裡是滿滿的人，塞滿了整間醫院，由內到外還有黏在牆壁上的……黏在牆上的她完全可以判斷出不是人，還有缺胳膊斷腿的也並非人類，但其他……她光想想就頭疼，這時她就完全能體認到自己是瞎子，實在無法分辨人與鬼的差別。

「怎麼了嗎……算了，妳不要說。」初一哪會不知道？閻蘿的慧眼開始能見鬼後，她還困擾了好一陣子咧，「我等等直接帶妳去找高醫生。」

高聿丞，閻蘿的主治醫生，也曾幫初一跟時仔治療過，還與開膛手傑克的凶刀的案子有關。

「你們在幹什麼？」低叱聲才傳來，口罩即刻壓上口鼻，「這裡是醫院不是大街，你們沒事跑到這裡來做什麼？還沒防護？」

閻蘿回頭看向依然閃閃發光的醫生，張醫生的身價越來越高了呢！

「張醫生你好。」

「好個頭，現在這裡是戰場，妳看不見也聽得見吧？」張仲瑞低吼著，他是急診室醫生，跟初一他們最熟，因為之前他們回收典當物的過程太常受傷了！他的身後紛亂嘈雜，急診室人滿為患，哭聲與尖叫聲不絕於耳。

閻蘿還沒反應過來，就被張醫生推著往外走。

「都是流感患者嗎？情況還是沒法控制？」有好幾道淒厲的哭嚎聲，聽起來不像人類。

「我覺得瀕臨失控了。」張仲瑞突然附耳說道：「所以你們沒事不要到醫院來，最好不要離開家裡……這波流感不尋常。」

說著，張仲瑞嚴肅的回頭，看著那忙得不可開交的急診室。

「不尋常是什麼意思？」閻蘿拉住他的白袍問。

「妳別問這麼多了，快點離開。拜拜二人組呢？一定也來了……對！」張仲瑞感覺扼腕，「時仔那邊有點棘手，只怕想走也沒那麼容易……唉！」

「張醫生……」後頭在呼叫支援，現場顯得兵荒馬亂。

「好！」張仲瑞雙手按著閻蘿，「快走，不要再到醫院來了！」

不——閻蘿使勁勾住了他的手，她還沒問到想問的咧。「醫生，你認識那個鄭醫生嗎？醫界之光那位！」

張仲瑞明顯一怔，「什麼？」

「我不跟你繞，有沒有管道可以認識他？或許我有阻止流感的辦法！」閻蘿嚴肅的說：「專業的你都知道了這不尋常不是嗎？」

張仲瑞做了個深呼吸，謹慎的看著閻蘿，心裡轉著上千個疑問，不是現在，而是從閻蘿出現在醫院做復建開始，她恢復神速行動有如常人，一點都不像眼盲，外加兩個總是在她身邊陪著的大學生，甚至還有上一次那個可怕的刀子事件……他不傻，只是不想問。

「就跟他們說吧，我很愛這份工作，不代表我想死在這裡。」玩世不恭的聲音傳來，閻蘿燦爛一笑跟著回過了頭。

「高醫生！」

「我的好閻蘿……瞧瞧這張可愛的臉蛋，疤痕怎麼都看不見了？」高聿丞彎身打量著閻蘿臉上的疤痕，「真不知道是哪個醫生這麼高明呀？」

「當然是你囉！」閻蘿諂媚的很。「所以這麼高明的醫生要告訴我嗎？」

閻蘿才正說著，高聿丞已經往她手裡塞了紙條。

「我不喜歡那傢伙，我們同一輩的，他是學霸沒錯，但我就是不喜歡他。」高聿丞說得坦白，「不過上次的流感疫苗確實出自他手，這我沒話說。」

「誰不知道你們一直不和！那是你不願做研究，要不然說不定研究出來的就是你。」張仲瑞推了他一把，「走了，我們急診很忙。」

「沒有叫整型過來支援急診的道理你知道嗎？」高聿丞完全不想進急診室。

後頭喊張仲瑞的聲音催得更急了，也只好先回急診室去，閻蘿感覺得出高聿丞還有話想跟她說，主動先走到角落去；那兒站著一個全身繫繩的婦人，不停地張望著急診室，看上去相當緊張。

應該是有親人在裡面吧？

「妳能解決流感是什麼意思？」高聿丞雙手插在白袍裡，靠了過來。

「可能或許。」閻蘿敷衍的回著，「就是試試，現在必須先找突破口，權威醫生跟病毒學家就是我的突破口。」

「喔，胡孺誠喔？我也認識，書呆子一個，妳也要他的資料嗎？」高聿丞勾勾手指，讓閻蘿把紙條重新拿出來給他，「不必意外，我們都是唸醫的，隨便也有管道……」

一邊寫著，高聿丞瞥了閻蘿一眼，這丫頭明明全盲，但竟看得見他勾手指啊……他輕哂，真是神祕的孩子們！嗯，想到他們，高聿丞朝兩旁張望了一下。

「初一去找時仵了。」她自然知道他在找誰，初一跟時仵在醫院可受歡迎了。瞧，她也知道他在找拜拜二人組。

「嗯，時仵狀況不太好，我是不希望他繼續待在這個病毒窟，但媽媽跟姊姊都那樣，他也脫不開身。」高聿丞把紙條重新塞進閻蘿手裡，「這樣說也不對，他是

能離開但不想離開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閻蘿聽出話中有話，「而且時仵姊姊怎麼了嗎？」

「流感，她是第一批發病的病人，現在在隔離病房內，醫護人員沒有全身防護誰都不敢進去。」高聿丞壓低了聲音，「這件事每間醫院都有，只是上面要求我們暫時封鎖消息而已。」

閻蘿瞪圓了雙眼，握著紙條的拳頭捏得更緊。

「時仵知道嗎？」

「只知道姊姊生病，具傳染力不能探視，但他不清楚嚴重性。」高聿丞繼續低語，「那孩子很拗，有空妳也勸勸他，先離開醫院，有空再回來看他姊……如果還能看的話。」

「時仵媽媽還在加護病房，他不會離開的。」閻蘿輕嘆。

「他必須離開，他們付不起病房的錢很久了。」高聿丞沉了聲，「醫院畢竟不是慈善機構，我跟仲瑞透過關係已經疏通了幾個月，讓他們多住好一陣子，但也已經到極限了——付不出錢，時仵的母親便得被迫離開。」

閻蘿震驚的看著高聿丞，「這怎麼……轉院呢？我記得有個機制是轉院再回轉回來，這樣就符合法規……」

「閻蘿，現在流感這種狀況，哪間醫院會有空病房？妳知道我們挪了多少個房間來當隔離病房嗎？」高聿丞再度湊近她耳畔，「整整一層樓！」

一整層樓。

閻蘿腦袋一片空白，不是幾間病房這麼簡單，重度流感的人已經到了必須一整層樓才裝得下的地步了嗎？

「不是流感……」閻蘿喃喃唸著，一邊揪住了高聿丞的袖子，「這不是流感！」

「對。」高聿丞嚴正的對著她：「這是瘟疫。」

瘟疫。

閻蘿身子忍不住微微顫抖，那些東西從潘朵拉的盒子裡飛了出來？戰爭、災禍跟疾病最可怕，光是瘟疫就足以毀掉大半的人類世界了！

「我得快……」閻蘿倏地鬆手，「高醫生，千萬不要死，你要加油喔！」

高聿丞一愣，「喂，我好好的幹麼叫我不要死啊？這是觸我楣頭吧小閻蘿！」

閻蘿才懶得跟他抬槓，轉身就想去找初一，後頭張仲瑞受不了的又走出來，揪著高聿丞進去支援，她回首跟兩個醫生道別時，看見了一個護理師經過角落，不小心撞到了那個憂心忡忡的婦人……但卻是穿過去的。

她愣住了，停在原地，望著護理師跑去跟家屬談話，才終於確定那憂心的婦人是亡者。護理師是活人，但是婦人身上的光芒比遠比護理師強烈許多……是母親嗎？孩子在急診室裡嗎？

太可怕了！她沒想過流感的傳染力與殺傷力，甚至會變成瘟疫的一種！

準備從樓梯走上去之前，她聽見了愉快的奔跑聲，三步併做兩步的衝下樓，她知道那是誰的步伐，調整好心情，她必須演戲，必須假裝不知道他家的一切，不知道他姊姊得了流感——

「閻蘿！」活潑的男孩從樓梯上衝下來，才一往左看就瞧見了她，「閻蘿！」

「唷，還認得我啊？」她打趣的說著，「幾百年不見了！」

時仵直衝到閻蘿面前，開心的瞅著她，今天的閻蘿上了點淡妝，還抹了粉色的口紅，看上去比平時更漂亮了……而且上了粉，疤痕變淡許多。

「辮子很適合妳，超可愛的。」時仵從來不吝於稱讚她。

「謝謝。」她嬌俏的回著，「你倒是邋遢的很。」

嗯？時仵低頭看著自己，蓬頭垢面不說，鬍碴都長滿臉了，伸手摸了摸留長的頭髮，尷尬的笑了笑。

「沒辦法，照顧病人嘛。」人來人往，時仵忙把她拉到旁邊，「妳還好嗎？最近沒辦法去當鋪是真的分不開身，再加上我姊中流感了。」

握著手杖的手一緊，閻蘿勉強撐住，「真的嗎？我以為是照顧媽媽……」

「我姊不必我照顧，流感也算傳染病啊，所以被隔離了，連去看都不行。」時仵悄悄掩嘴，「初一跟我說妳發現潘朵拉的盒子了？」

「我……我沒有發現，他怎麼說的啊？我是發現潘朵拉的盒子在作怪，擁有盒子的人打開盒子了。」說到這兒，閻蘿才意識到怎麼這麼久了，還只見時仵一人，「初一呢？」

「我打發他去幫我買吃的了。」時仵直接靠近閻蘿，「總是要給我跟妳獨處的時間嘛！」

時仵喜歡她。

不只閻蘿知道，全世界都知道，因為他到處說，而且早已對她告白過，就是這麼一個直率的男孩，喜歡就大聲說出來，直接面對自己的感情，也要她面對。

這樣的時仵她不討厭，也很喜歡……但還不到愛情的那種喜歡。

再者，潘朵拉的盒子這麼可怕的典當物都還沒收回，誰有那個心思談什麼感情啦！

「我們現在要去試看看能不能快點找到盒子，被偷走的典當物中，就屬潘朵拉的盒子最凶狠了。」閻蘿有點心疼的看著他，「你就不要擔心這個了，好好的陪你媽媽……跟姊姊。」

「嘆？我也想幫忙……」時仵顯得有無奈，「但是我——」

咚！飲料不客氣的直接往時仵頭上敲，打斷了他的話，一旁的閻蘿則圓睜著雙眼。

「你個頭，裝什麼無辜！你還沒解釋休學這件事喔！」

初一拎著一大袋食物回來，順手買的飲料很自然的就朝他頭上招呼。

「喂！有你這麼……哇，你是買多少啊，就我一個人吃耶！」時仵嘴上這麼說，雙眼卻期待的瞅著袋子裡的食物。

「我看好吃的就都買了，還可以給你弟吃不是。」初一把袋子扔給他，「說啊，休學的事！」

時仵的笑容僵了點，閻蘿看見他身上的光芒不規則的晃動著，有點漸層的感覺，剛剛那瞬間色調黯了些。

「我暫時不適合上學。」時仵幽幽的說：「媽媽狀況不好，姊姊又生病，平時我

弟還能由我姊照顧，現在必須……我沒有多餘的心力上學了。」

他低著頭，專注望著袋子裡的食物，沒敢看初一或閻蘿一眼。

曾幾何時，大家覺得理所當然的上學，居然對時作而言會是一種奢求。

「如果有需要幫忙的地——」

「不需要，我沒事的！」時作沒讓初一把話說完，快速且決絕的拒絕，「這不過是小事，也不是沒遭遇過。」

他拍拍初一的肩，代表一種感謝，接著又轉頭繼續嘻皮笑臉。

「你自己要注意身體，別感冒了，尤其又在醫院裡。」閻蘿轉開話題，既然時作不想提，她便尊重他，「我要繼續去回收討人厭的東西了。」

「嘆……我真的……」時作焦心上前，「我每一次都有幫忙的！」

「先把自己顧好吧！」閻蘿勾起微笑，「放心好了，真的非要你幫忙時我不會客氣。」

時作相當失望，但以他現在的狀況，的確分身乏術；回首看了若有所思的初一，不客氣的一推。

「幹麼？」初一不爽的穩住重心。

「我是不得已才沒陪在閻蘿身邊的，你不要以為你就有機會！」時作超嚴肅的警告，「別忘了我喜歡閻蘿！」

初一心頭略緊，難為情的環顧四周，是有必要講這麼大聲嗎？附近的人都在笑了！

「你很煩耶！」他紅著臉走向閻蘿，「我們走了啦！」

「別送了，快去吃飯吧。」閻蘿伸直手杖，制止了想送他們出醫院的時作，「保持聯絡。」

時作萬般無奈，卻也只能在原地揮手道別，拎著沈甸甸的那袋食物轉身朝樓上奔去。

離開醫院的閻蘿將紙條遞給初一，由他負責查找高聿丞提供的資料，現在連中午都不到，他們有足夠的時間來處理事情。第一個要找的是鄭揚銘，有名的權威醫生，他的位置在疾管署，距離這裡六站而已。

「對時作你不要做多餘的事。」閻蘿突然開口。

「什麼？」初一蹙眉，「多餘的事是什麼？」

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讓他去處理自己的事。」閻蘿不安的站在車廂中間，婉拒了讓位的人，這種擁擠的地方，她是一刻都不想多待。

「……妳不覺得我們能做點什麼嗎？」初一哪聽不懂她的意思，卻是不高興，「他死撐著妳也讓他這樣撐？休學不僅無法順利畢業，說不定他就這樣再也回不了校園——」

「我不是回來了嗎？」閻蘿挑了挑眉，「初一，我可是毀容眼瞎還兼不良於行喔，折騰這麼一大圈我還不是要準備復學了。」

初一不悅的扯著嘴角，大學學費是不便宜，但他覺得只要有心，幫時作出這份錢並不困難……

廣播播放著即將抵達的站名，閻蘿其實急著想離開，車廂裡的人形形色色，閻蘿看見幾個戴著口罩在咳嗽的人，光芒相當黯淡，尤其肺部的地方，幾乎陷入了一團深沉的黑色。

慧眼看得比明眼人更多，卻也給她更大的壓力。

嗶——門開啟，站務人員照慣例又前來接應盲人。初一更是照慣例的立即揮手，表示這位盲人同胞完全不需要幫助。

猛然間，他突然想起上一次跟時仵尾隨閻蘿去參加同學會時，他們還在身上掛牌子寫著「她不需要幫助，千萬不要過來」呢！因為那時的閻蘿想試試看自己單獨行動，而且厭惡他們的陪同。

時仵……自己一直都跟他很要好，也習慣了跟閻蘿三人在一起的日子，現在只有嚴肅的他跟白目的閻蘿，少了熱鬧的時仵，變得有點寂寞，想到他現在正面臨困難，他又開始若有所思。

初一在月台上，檢視地圖以確定等等要走的方向，列車停站兩分鐘，人人都從他們旁邊經過，準備出站。

「那個……」有個老者湊近了閻蘿，「我想請問一下……」

「呃，我對這裡不熟。」閻蘿立即回應，怎麼有人會問盲人路啊？「你問他好了。」她直接指向在右手邊的初一。

「嗯？」初一猛一抬頭，「妳在跟誰說話？」

咦？閻蘿來不及回頭，那老者卻已經攬住她的雙臂，直接就往響起警告音的列車邊甩去。

「哇呀——」

「閻蘿！」初一措手不及，在他眼裡，閻蘿是突然摔出去的。

嗶——站務人員緊張的大吹哨子，閻蘿整個人撞上車廂再反彈倒地，刻有咒文的手杖早就在第一時間甩出去了，她人才剛摔在月台上，下頭便有一股力量要把她往月台間隙裡拖進去！

「停車！快停車！不要開啊！」初一嚇得滑步過去，趕緊拉住閻蘿的手。

她的腳整個被拖進間隙，要是現在列車啟動的話，只怕會……車子驟地顫動，初一陡然一僵，列車動了？

「喂！」站務人員驚恐的回頭看著列車長。

列車長比他還慘白的臉迅速看向駕駛室，列車怎麼自己動了？他轉身衝進駕駛室裡，煞車還拉著，但車子竟然開始往前滑行了！

「手杖！」閻蘿持續被往下拖，她這雙盲眼看得清清楚楚，上頭有兩個人正在踹她，鐵軌上則有人死命拉著她，甚至還有人打算疊在她身上。

初一咬牙，讓閻蘿抓住自己的褲子，轉身爬著去把手杖搆回來！

「妳以為你們可以一輩子都躲在那間該死的當鋪嗎？」

耳邊傳來咬牙切齒的低語，那每一個字都藏著忿怒，閻蘿死命抓著初一的右腳試圖往上，看著她那支銀亮的手杖就在已經伸到極限的指尖外。

「滑過來給我！」閻蘿尖叫著，車子就要啟動了！

「可惡……」初一用力再往前一步，指尖終於搆到了手杖，用力的朝後甩了過去，「啊啊——」

唰唰！手杖旋轉著朝閻蘿衝來，她左手穩當的接住，用力一按先朝背上該死的亡靈戳去，保護墊一敲，手杖上方立時延展出刀刃，向上刺穿了老者的身體，跟著她手一滑讓手杖順著她虎口向下，刺進了月台間隙。

「啊啊啊——沒那麼容易！」慘叫聲響徹雲霄，「該你們受著就得受著！」站務人員與初一同時將她扯回月台，就在這一秒，滑行中的列車整台朝前加速，駕駛室裡的列車長仍舊不明所以。

「閻蘿閻蘿！」初一嚇得趕緊檢查她的雙腳。

無力癱躺在月台上的閻蘿曲起雙膝，她一雙布鞋已經消失不見；站務人員趕緊朝前察看，鞋子已被碾碎在鐵軌上頭。

「沒事……現在沒事了。」初一趕緊拉起她，焦急的上下檢視，他知道動用手杖是為了什麼，那上頭刻滿了咒文、經文，還經過高人加持。

有魍魎鬼魅在附近，是他們拖閻蘿下去的！

閻蘿什麼話都沒說，只是從拉著初一，到最後撲進了他的懷裡。

感受到瘦弱的身軀瑟瑟顫抖，初一沉默不語，只是緊緊的擁著她——他沒有說出「有我在沒關係」的自信，但至少此時此刻，他希望能給她最真實的安慰。

「你們在幹什麼？還不要協助？有自信也不是這樣的！妳是盲人啊小姐！」站務人員在旁邊氣急敗壞的唸著，無線電裡各種焦急的對話，「喂，2135列車你是怎麼回事？為什麼開車了？」

他回身看著，列車就停在前方不遠處，該停時不停，該開時卻開了。

整輛列車的乘客紛紛貼著窗戶看著外頭驚險的狀況，多數人不明所以，緊抱著初一的閻蘿看著車窗上的無數張臉，那些用陰惻惻眼神瞪著她的，大概都不是人類。為了不妨礙下班車的行進，關於列車的莫名駛離，駕駛也無法去釐清原因，只知道他又得鬆開煞車，啟動列車才行，剛剛的一切簡直像是一個大 Bug。

感受到背上的外套被緊緊揪住，初一覺得自己的心也被揪緊了。

「已經沒事了。」初一忍不住輕輕撫著她的髮。

沒事了？閻蘿難受的緊閉雙眼，事情才沒有那麼簡單。

那些傢伙，是衝著當鋪來的！